

# 不滿民主黨表現 臨陣磨槍迎戰特朗普 彭博突襲重返 攪亂美大選戰局

【大公報訊】綜合《華盛頓郵報》、路透社報道：美國億萬富翁、前紐約市市長彭博的幕僚7日表示，彭博正在考慮參加2020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角逐。彭博團隊表示，過去半年彭博對民主黨一眾候選人的表現感到失望，覺得再這樣下去，特朗普將變得不可戰勝，因此才會在最後關頭加入選戰。分析指，彭博的突襲使民主黨的混沌選情更加複雜。

據彭博的助理透露，現年77歲的花博將參加亞拉巴馬州民主黨總統初選，該地提交材料的最後期限是11月8日。儘管花博本人還沒有親自發表再度參戰的正式宣言，但所屬的競選團隊近日重新集結，多名親信幕僚也已出發前往亞拉巴馬州，並預計在美國時間8日替花博辦理初選登記。

## 3月曾因忌憚拜登聲勢退選

花博的顧問、發言人沃爾夫森表示，花博對現在的民主黨候選人是否能擊敗現任總統特朗普表示懷疑。沃爾夫森說：「基於他（花博）的成就、領導才能和將人們團結起來推動變革的能力，邁克（花博的名字）將能夠挑戰特朗普並獲勝。」

花博從去年底開始積極招募奧巴馬與希拉里的資深幕僚，籌組競選團隊。但到了今年3月，隨著民主黨總統初選的競爭白熱化，花博卻突然退選。當時有媒體分析指，花博之所以退選，是因為顧忌前副總統拜登的聲勢。對於民主黨的傳統選民而言，花博與拜登的形象過於接近，兩人都是70好幾的高齡白人男性，同時亦都代表着黨內溫和派與美國中間選民的價值觀。與拜登相比，花博的政治聲勢與人脈網絡並不突出，超級富豪的形象對其從政更是累贅，因此在擔心溫和派分裂，讓黨內激進左翼與特朗普漁翁得利的狀態下，花博才會黯然退選。然而拜登投入參選後，雖然民調保持領先，但拜登表現平平。同一時間，讓特朗普深陷彈劾風暴的「通烏門」醜聞，也對拜登的形象有不小的負面影響。10月中旬拜登的支持率一度被花博反超，這才讓花博燃起了重新加入戰局的念頭。

## 桑德斯沃倫出言譏諷

《華盛頓郵報》分析稱，花博突襲參選，除了衝擊民主黨內選情，還預兆着是否會有其他人會在最後關頭「突襲參選」，比如仍有機會重返政壇的希拉里。加上花博，目前有18人角逐民主黨總統提名。近來民調顯示戰局形成四強並立態勢：分別是代表黨內進步派的參議員沃倫和桑德斯，以及較偏中間的拜登和印第安納州南本德市市長皮特布蒂格。針對花博的參選，路線相近、支持者結構也高度重疊的拜登預計將受到最大衝擊。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美聯社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沃倫 法新社

花博被視為親華爾街的中間派，認為沃倫和桑德斯太過左傾。沃倫和桑德斯經常抨擊金融家和大企業，兩人都說過打算對富豪加稅。花博考慮競選消息一出後，沃倫推文說：「歡迎花博加入選戰！如果你在找會對勞動人口產生極大影響且非常受歡迎的政策計劃，請先看這裏。」推文附上個人網站鏈接，可計算富豪在她當選後會多繳多少稅，諷刺味十足。桑德斯則推文說：「億萬富翁階層嚇到了，他們也確實該害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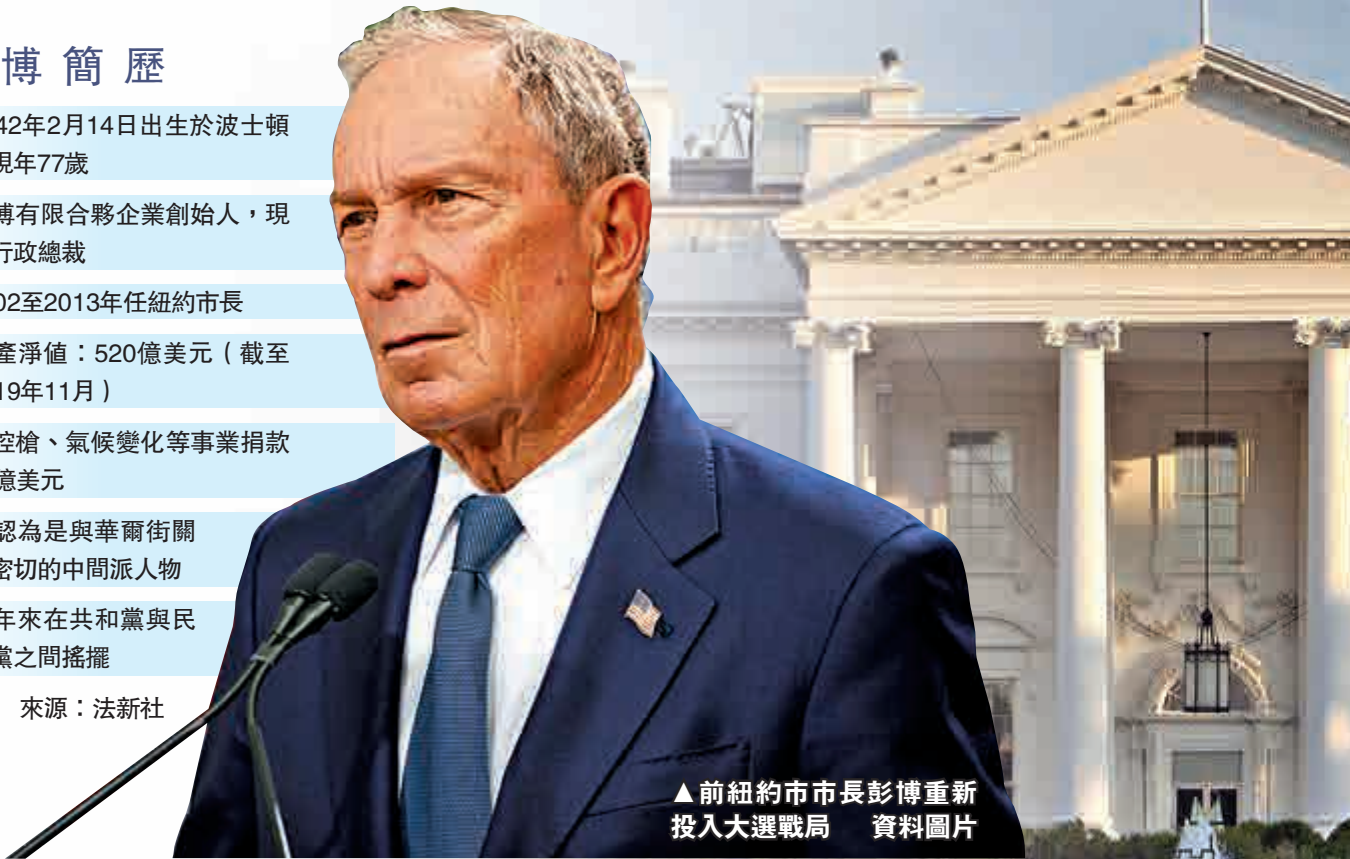
白宮發言人被問到花博參選相關問題時說，特朗普「握有成績，可以證明他會為美國人民做好事，因此無論最後是誰對上他，總統都會贏」。

花博最初是民主黨人，2001年底改以共和黨候選人身份競選紐約市長成功，兩次贏得連任。2007年，他退出共和黨，成為無黨派人士。2018年，他在民主黨贏得國會中期選舉前又加入了民主黨。他已表示，若要參與2020年大選，他會以民主黨的身份競選。有花博的支持者擔心，他之前的政治屬性和過多的財富可能會成為其「負面資產」。

## 彭博簡歷

- 1942年2月14日出生於波士頓，現年77歲
- 彭博有限合夥企業創始人，現任行政總裁
- 2002至2013年任紐約市長
- 資產淨值：520億美元（截至2019年11月）
- 為控槍、氣候變化等事業捐款80億美元
- 被認為是與華爾街關係密切的中間派人物
- 多年來在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搖擺

來源：法新社



▲前紐約市市長花博重新投入大選戰局 資料圖片

## 蓋茨憂富人稅阻創新 沃倫邀面談解畫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微軟公司共同創辦人比爾蓋茨早前表示對徵收富人稅感到憂慮，聲勢越來越旺的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沃倫提議與他會面，當面向他解釋。

蓋茨6日在《紐約時報》舉辦的會議上說，他贊同實施累進稅制，但擔心沉重的富人稅對創新的衝擊。他受訪時表示：「我已經繳了超過100億美元的稅金，如果我需要繳200億美元，我也沒意見，但如果你說我需要繳1000億美元，就可能必須打打算盤了。」他表示，還是希望政府能推出獎勵制度。

被問及是否願意與沃倫會面時，蓋茨說：「我不確定她這個人有多開明，或者她是否願意與腰纏萬貫的人坐下來談話。」沃倫在推特上回應蓋茨，並提議與他會面。「我總是很樂意與他人見面，即使我們有不同想法。如果有機會，我願意解釋在徵收富人稅的條件下，你實際要支付多少稅金（我保證絕對沒有1000億美元那麼多）。」



▲蓋茨對徵收富人稅感到憂慮 資料圖片

## 差點上CNN宣布查拜登 烏總統逃過一劫

【大公報訊】據《紐約時報》報道：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原本已向美國總統特朗普屈服，準備在9月13日上CNN一檔節目時，宣布烏克蘭要調查特朗普的政敵、美國前副總統拜登及他的兒子亨特。不過澤連斯基運氣好，他上節目前，特朗普扣住烏克蘭軍援的消息走漏，引起國會強烈不滿。在澤連斯基預定接受專訪的兩天前，特朗普政府放行軍援，澤連斯基隨即取消專訪。

CNN節目主持人扎卡利亞7日表示，澤連斯基的專訪已籌劃了幾個月，但在爆發「電話門」醜聞後喊停。扎卡利亞說：「澤連斯基當選後，我們就邀他上節目，已與烏克蘭方面談了幾個月。」他表示自己不知道澤連斯基原本打算在他的

節目中宣布烏克蘭要調查拜登父子。據悉，特朗普希望澤連斯基在CNN節目上宣布這一消息，但美國駐烏克蘭使館臨時代辦泰勒反對這麼做。

《紐約時報》7日披露，9月初，澤連斯基面臨痛苦抉擇：屈服於特朗普的要求，公開宣布調查拜登，或是拒絕而失去烏

克蘭亟需的軍援。兩位美國參議員告訴他，只有特朗普能解除被他凍結的軍援，而且時間緊迫。這筆近4億美元軍援若未在9月30日美國會計年度截止前解凍，可能會完全失去。

在那幾天，澤連斯基的高級幕僚忙於開會討論，避免介入美國政黨之爭是烏克蘭外交政策最高原則，但軍援對烏克蘭戰事不可或缺。《紐約時報》在基輔訪問親近澤連斯基的政府官員和議員，他們透露烏克蘭高層最後決定向特朗普屈服，不過幸運的是，澤連斯基逃過一劫。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左）和美國總統特朗普9月在紐約會面 資料圖片

## 不問對錯只問黑白是世界的悲劇

雖然離2019年畫句號還有50天時間，但今年無疑可稱得上是「動盪年」。不僅中美關係處於動盪之中，英、法、西等發達國家及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相繼爆發了大規模示威活動。燃點低、對抗烈度大，傳染性強的特點尤為突出。社會矛盾激化固然是原因之一，但輿論在其中扮演的丑角難辭其咎。在西方媒體的眼裏，同樣是抗議活動，只要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就是人民爭取民主和權利的運動；而在本土發生的示威，當軍警鎮壓的時候，就變成了維護法治。在發達國家的騷亂，在香港就變成了他們眼裏的「美麗風景線」。

醜化中國等國，是西方媒體的預設立場。只要符合這個條件，一旦有負面新聞，那就是一條大魚，必須連魚骨都要吞下，吃相難看，不忍回眸。前不久慘死在零下25℃的冷凍貨櫃車中的39個人新聞，說言已經跑過半個世界。」用馬克·吐溫這句話來形容這則新聞報道的全過程再恰當不過了。當10月23日有關各方正忙於調查這起案件的時候，BBC和英國ITV等媒體，率先引用英國警方的說法，聲稱這39人來自中國。緊

接着CNN等美媒全面跟進，CNN駐北京記者甚至發出了這樣的質問：「為什麼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還有人冒着生命危險偷渡英國」。當真相尚未浮出水面時，CNN駐京記者就急忙把這起人蛇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70周年慶典聯繫起來，其抹黑中國的意圖一覽無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英國警方證實這些死者均為越南人時，原本駐守在事發地跟蹤報道的美國記者們頓時失去了興趣，紛紛收起了自己的「長槍短炮」。美國各大媒體又重新聚焦「彈劾特朗普」等話題。

特朗普總統一直把自己塑造成美國主流媒體的受害者。他乾脆取消了《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等主流報刊的明年預訂。三年來，他一直靠推特治國，採取扁平化的方式，直接通過推特發聲，避開了主流媒體的過濾，拉近與百姓的距離，把社交媒體用到了極致。令人遺憾的是，這位總統在三年間發了11000多份推特，對他人的攻擊就佔了5800多條。有關中國的指責也是充滿了謊言。特朗普靠煽動仇恨、分裂社會來贏得支持，加劇了美國的進一步極化。

可以說，在自媒體的自律方面，特朗普的確沒有帶個好頭。

在後真相時代，引起關注的並非事件本身，而是其中能夠引發的情感共鳴和情緒宣泄。觀點勝於事實，感性取代理性，虛假新聞頻頻出現，新聞反轉屢見不鮮，新聞的真實性受到極大挑戰，大大降低了媒體公信力。政治權力的介入以及商業利益的驅使，社交媒體成為混淆視聽的新源頭。網路謠言四起，民粹主義盛行，導致許多人問是非，只問黑白。

英國貨權人蛇案的塵埃落定，讓我們目睹了西方媒體的醜陋。但比起報道更醜陋的則是香港暴亂方面的報道。在過去的五個多月裏，我們目睹了太多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不良媒體所扮演的角色。明明是示威者衝擊警員在先，但西方媒體非要替暴徒百般辯護，明明是打砸搶燒，卻非說是政府逼的。把所有的暴力加以美化、合法化。電影《V煞面具》以及剛剛上映的美國電影《小丑》中的面具，成為香港年輕人爭相模仿的道具。他們宣揚，所謂面具之下，不僅僅是肉體，而且是一種反抗「不民主制度」理念的執著。一代人在美國文

化藝術的薰陶下被徹底洗腦。

西方人製作的「面具」掩盖了他們的猙獰，卻無法掩盖他們的醜陋。無論是偽裝的電影藝術，還是荒誕不經的香港暴亂新聞報道，本質上都服務於美國的戰略目的。即通過系統化、持續性的反抗專制、爭取民主的理念輸出，從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目標。相較於經濟戰、科技戰和軍事戰，輿論戰無疑是一種性價比更高的戰爭工具，被美國屢試不爽。

這兩天被炒得沸沸揚揚的大公網新聞發布時間被篡改一事，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在有圖有真相的時代，未必讀者能看到原圖、真相。他們通過剪輯、惡意修改等方式，移花接木，把一場如此簡單的、針對愛國愛港人士何君堯的謀殺案搞得烏煙瘴氣。甚至連反對派內部也不得不承認，這把直插心臟的刀子很難自導自演，算是在香港反智時代說出了符合邏輯的話。

前不久，美國克魯茲等參議員訪港，面對打砸搶燒，在面對記者時信口雌黃，對暴力犯罪視而不見。彭斯副總統10月25日更是呼籲香港民眾「繼續呆在和平抗爭的軌道上」，等於間接告訴香

港示威者，你們這幾個月行為並沒有出軌。這位對華強硬派正是通過這種方式為不斷衰滅的香港暴亂添加新燃料。

迄今為止，智利騷亂已有20多人斃命，伊拉克的反政府示威，已有200多人喪生。而一場持續150天的香港暴亂發展到今天，只出現一例意外死亡事件，再正常不過了。在混亂的世界中，逝者的數字如此冰冷，讓許多人感到麻木。但對於一個家庭來說，孩子是他們的天，從此這個天也就坍塌了。在錯誤的時間，穿著錯誤顏色的服裝，去了錯誤的地方，那位大學生白白地成為這場暴亂的犧牲品。一些別有用心者雖然舉着願死者安息の牌子，但實際上還在利用他的死榨乾最後一點剩餘價值，不能不是這個家庭的悲哀。

為了讓更多香港家庭不再重演悲劇，所有的政客、媒體，請你們睜眼看看今日香港之暴亂之真相，究竟是哪些企業、哪些人失去了免於恐懼的自由？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前不久所言，「還需要香港警員流多少血、香港百姓流多少淚，才能喚醒這些人的良知」。

施君玉